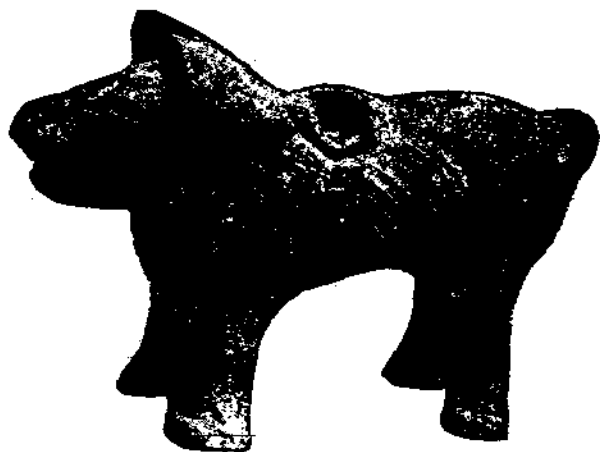


民
國



第七十六期
民國十八年九月四日

蛋戶專號

目 錄

蛋家.....	羅香林
1. 緒論	
2. 蛋族的來源	
3. 蛋家的畧歷	
4. 蛋民的社會及其生活	
5. 蛋民的風俗	
6. 結論	
汕尾新港蛋民的婚俗.....	亦 夢
福州蛋戶的歌調.....	謝雲聲
「蛋歌」.....	清 水

(中華郵局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民俗學會徵求叢書稿件啟事

本會出版叢書，已有三十種，綆短汲深，深懼無以副讀者之雅望。茲特為提倡民俗學的著作及譯述起見，特定叢書投稿條例如下：——

1. 研究民俗學而確有心得的著作，及外國名著的譯述，投稿本會，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予以金錢的報酬，每千字由一元至五元。受酬後版權永歸本會。（本學年內稿費以一千元為限，額滿後寄到者，劃入下年支取，不願者仍得索回原件。）
2. 搜集材料的著作，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初版印一千本，即給回本書五十本。再版時，再與原著者磋商報酬。
3.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并請加新式標點。審查不及格後需退還者，亦望自行聲明。
4. 投寄之稿，本書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5.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6. 投稿請寄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收。



福建漳州之花艇——蛋民生活之一——

(謝雲聲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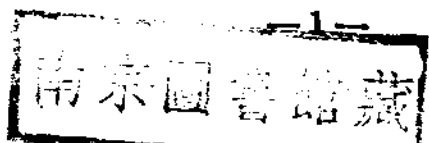
蛋 家

1. 緒論

蛋家(Tongka)是一種富有詩意的民族。他們棲息水上，海潮來了，便守着艇兒，搭兄搭妹的悠揚唱和；潮水退了，便一齊下灘，捕魚的捕魚，拾蛤的拾蛤。他們也雖然常常同陸居的人民互通往來，然而却不與之相混。人家說他們家世不清白，不肯讓他們陸居，不肯與他們通婚姻，然而他們也有特別奇怪的性格，不易為環境的勢力所征服。他們雖然沒做過轟轟烈烈的大事，然能於這樣飄泊不定的生活中而綿延其苗裔至於今日。只這一點，已足以令人類學家驚訝稱怪了！

蛋家棲息的地方，現在僅剩下珠江和閩江下流的水面了。據說他們的祖先，原來是陸居的。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漢發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獮蠻（即蛋字）。」可見晉時，巴蜀地方，亦有蛋民。隋書地理志謂長沙郡雜有夷蠻。可見隋時湖南一帶，亦嘗有蛋民的足跡。韓昌黎房公墓誌更謂「林蠻洞蠻」。可見唐時，蛋民尙是純粹陸居的民族。而大清一統志則更謂廉州的蛋民，「舟居穴處，亦能漢音。」可見滿清初年，蛋民中尙有以穴為居者。

蛋族的人口，據說「殆不下百萬」。〔纔死去的梁啓超曾說過這句〕民國十五年，(1916)廣州市人口統計，單在廣州一地，已有蛋民「十萬二千人」。福州的蛋民據說也是很不少。沿閩江



下流，望得見的船戶，大概都是蛋民。可見蛋民的勢力還是很可注意的。

蛋民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遷到閩粵去的呢？什麼時候纔由陸下水的呢？到了現在還沒有人敢下斷語。他們到底是漢族呢？還是蠻漢的混血種呢？到了現在也還沒有人敢下斷語。他們為什麼老在水上而不會消滅？他們的社會組織是怎麼樣的呢？到了現在也還沒有人敢下批評。其實也還沒有人去注意過研究過，對於蛋民的概念，也許還沒有弄明白，所以也就談不到下斷語或加批評了。本來像蛋民這樣富有特性的民族，早就應該有人出來去研究了。然而中國的學者偏喜偷懶，書舖裏儘管有中國民族志或中國民族史一類的大著出版，然而一問蛋家的畧歷則沒有一書能給我們以比較圓滿的答覆。中國學術界的貧窮，偏嗜，誠然可憐得可以了！

關於蛋族的社會狀況，最好蛋族中能有人出來報告，或者比較外人的調查可以翔實一點；可是不幸得很，據說蛋族中「受小學教育者百無一焉，受私塾教育者百僅一二。」以這樣目不識字的民族，要想他們自己出來報告社會狀況，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就是可能，恐怕他們也有所顧懼。所以在今日而談蛋民的社會狀況，只有自己親身去調查的一個法門。

關於蛋民種族系屬的問題，雖然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人言過，然而大半都是臆測之詞，而且零零碎碎，頭緒全無。最近許子一君曾為文述蛋家名目的來由。然亦失於穿鑿附會，未能遽然取信

蛋家

於人。故居今而談蛋民種族系屬的問題，不但要爬羅散佚，詳審考覈，並且還要親身到去南方，測驗蛋民的體格和血液。

在今日而談研究蛋民的來源，或蛋民的社會，誠然已嫌太遲；然在今日而談替蛋民的來源或蛋民的社會而作論文，則又嫌其過早，這不是說討論蛋民問題的論文可以緩緩去作，這實在是因為今日「文獻不足」，「調查未週」的時候，雖欲論列，亦苦難於下手故也。作者雖嘗有志於研索蛋民問題，但因時間經濟均感困難的緣故，迄未能親到南方去調查和測驗，茲篇所述特不過替蛋民報告一點消息而已，不足語於研究之林也。新舊師友，倘能憐其淺陋而賜以各種材料，使其將來得有較為完善之作者，則我將脫帽鞠躬以頌謝之！

空言已畢，接連就是正文。

2. 蛋族的來源

蛋家到底是那一系屬的民族，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遷到中國南部去的？答覆這個問題，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第一要有實地檢驗的經歷；第二要有歷史上各種材料的參證；第三要有鑒別考覈的能力。三者備具，而後，或者可以得到相當的結論。在現在開始問津蛋家問題的時候，我們只要能夠把一切與蛋民有關係的材料，收籠起來，為之排比整理，便算難能可貴，至於充分的論斷，更非一日兩日所能了事的事。這章所述，特不過就各書中關於蛋民來源的記載，及其他互有關係的事件，為之摘錄考

民俗 第七十六期

校耳，較之排比整理，尙不知相差幾許，更不敢謂其有所心得也。

A. 傳說上的蛋民來源： 因為蛋家自來就不爲士大夫所齒，所以很少人肯去探究他們的來歷，就是有時順筆提起了，也不過就普通的傳說，畧爲附會幾句罷了。屈大均廣東新語第七卷人語稱蛋家爲「鮪鯢之族，其性嗜殺。」而李調元的粵風，則根據傳說，謂其本爲「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這種以毒猛動物爲祖先的觀念，完全是原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的遺留，現在的人，誰也不會相信這種傳說。但是我們還得知道，以毒猛動物爲想像的祖先的事例，在初民社會中，原來是極其普遍的。可惜我們關於蛋民的材料非常缺乏，不能證明他們的祖先曾否行過圖騰(totem)的制度。近來蛋民中，常有自稱爲范蠡的子孫者，此蓋因范氏曾與西施隱居五湖，度其水上生活，故蛋民乃得取而附會之也。此外尙有蒙古苗裔說，盛叙功福建一瞥，根據福建人的傳說，謂：「福建的蟹戶……他們的祖先，是蒙古族，元代成吉思汗統一中國時，將蒙古人移殖於各省。後來元亡明興，蒙古人遭漢人的驅逐殺慘；黃河以北，都逃回內蒙古；惟黃河以南的，則不能逃回，殺戮較多；一部分則遁於水上，過水上生活，後來又禁止與漢族通婚，生活極爲艱苦，……。」這種傳說，一見知其爲張冠李戴的玩意。蛋民的來源，現在雖還沒有得到結論，然在魏晉六朝中，已有蟹的名稱。如晉書所載的陶璜上疏和常璩(成漢江源人)時代的著作的華陽國志便是其例。可見蟹的來源頗古，決非元人

的後裔。

B.漢族分支說：因為蛋民的言語，蛋民的風俗，（專指廣東的蛋家而言）大致和廣府人不差多少，所以有許多粗心的學者，便把他們歸併到廣府族裏去。廣府族是漢族的分支，所以按照邏輯上的說法，他們當然也是漢族的分支了。因此之故，便有許多人，說「他們的初頭祖先，因避干戈之擾，潛居水中，子孫習慣，所以永居潭水上。」而白月恒的最新民國地誌種族篇亦說：「蜑族亦為漢人之一派，一般漢人多賤視之，在廣東福建之水上，習操舟之業，……。」最近許予一君復在貢獻四卷六期上，發表一篇蛋家考，大前提承認蛋家原為越人，其言曰：

「考蛋家亦稱艇家。艇者亦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廷聲，徐鉉云：「徒鼎切」，讀如 Ting，今粵讀為 Tang，蓋古音之遺也。……詩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倩」韻「盼」(P'am)，是知「倩」之古音必為 Chan 也。今粵人稱「好」曰「盞」(Chan)，蓋即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為「盞」也。此因 Chang 失其竟文(final) G 耳。猶是從「廷」聲(Tang)之「艇」，轉為「蛋」矣(Tan)。故蛋實為艇之轉音，而蛋家即為「艇家」之譌。」

這種說法，老實說難以領教。蛋家民族，昔時本是陸居洞住的。當彼尚未移棲水上的時候，早已被人稱為「蜑蜑」，如必謂蛋衣袍

家卽「艇家」或「舟家」之譌，則是陸居之民，亦可以得舟居之名矣。質之邏輯，怎講得通？此外尙有一種推測的說法，廣東惠州志：「據長文稱艇家里長，其種不可志。考之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盡都鑿河通道，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此卽叢薄之遺民耳。」這完全是臆測之詞，卽說者亦自嫌其理由之缺乏也。

此外有尙盧循遺傳一說，比較似有力量。古今圖書集成第一千三百八卷，廣州府部彙考載蛋家畧歷，謂蛋戶「相傳爲盧循遺種，……」考盧循爲晉人盧諶之子，嘗娶孫恩妹爲妻，與孫恩等橫行東南沿海各地。晉書卷一百，孫恩傳云：「……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又同書盧循傳云：「……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因自蔡州南走，復據灣陽，裕先遣羣奉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道復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譙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得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有云：『官尙當死，某

蛋家

登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今日沿海蛋民，是否即為孫盧屬從的苗裔？現在已不可考。然據嚴如煜洋防輯要所載，則盧循餘種似與蛋族不能相混。其文曰：「盧亭亦曰盧餘，在廣州城東甯百里，以藤纏為業，男女皆椎結於頂。女許人，及嫁始結胸帶。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裸體，能伏水中數月，此其異於蛋而類於魚者也。」又月山叢談云：「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月不死，盡化為魚類也……」前者直言盧亭與蛋民有異，後者所述盧亭生活，雖與蛋民相仿，然亦未能證明蛋民即為盧循的餘種。總之，孫恩敗後，曾留其屬從於南服，似無可疑；然謂盧餘即為蛋家，則現在尚無法可以證明。

C. 苗蠻遺裔說：關於蛋民來源的記載，大槪稱他們為苗蠻的遺種者為數最夥。說文解字第十三上，新附字：「蠻南方夷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廣東器引晉時陶璜上疏，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資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蠻雜居。」華陽國志稱他們為「獠蠻」，並與「蠻夷」同列；而隋書南蠻傳序更謂：「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蠻，曰獠，曰俚，曰獠，曰龜，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所舉獠，俚，獠，龜，類皆中國人之所稱為蠻苗異類者，蠻民則雜其中，當然也是被認為苗蠻的一種的。此外韓昌黎文集中，有「林蠻洞蠻」之語，柳宗元文集中亦有「胡夷蠻蛋」諸語。樊綽蠻書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亦

民俗 第七十六期

謂：「夷蠻居山谷。」古今圖書集成第一千三百八卷廣州府部彙考，亦謂：「大庾之南，古番禺地，漢唐以來，爲巨鎮久矣；然面地大民夥，賈胡蠻蠻，雜處往來。……」最近王桐齡先生著中國民族史亦將蛋民列於南三系苗蠻支內，並謂他們都是三苗的遺裔，但借其未嘗加以論證，不能遽然使人置信，我曾爲文評之。（見清華週刊第三十卷第五期試評王著中國民族史）凡上所述，皆僅言蛋民爲苗蠻的遺裔，至於究爲何種苗蠻的支派，則無能爲之評述，王先生對於蛋家種族系屬的問題，根本上無明確的觀念，故其所述，自亦空疏寡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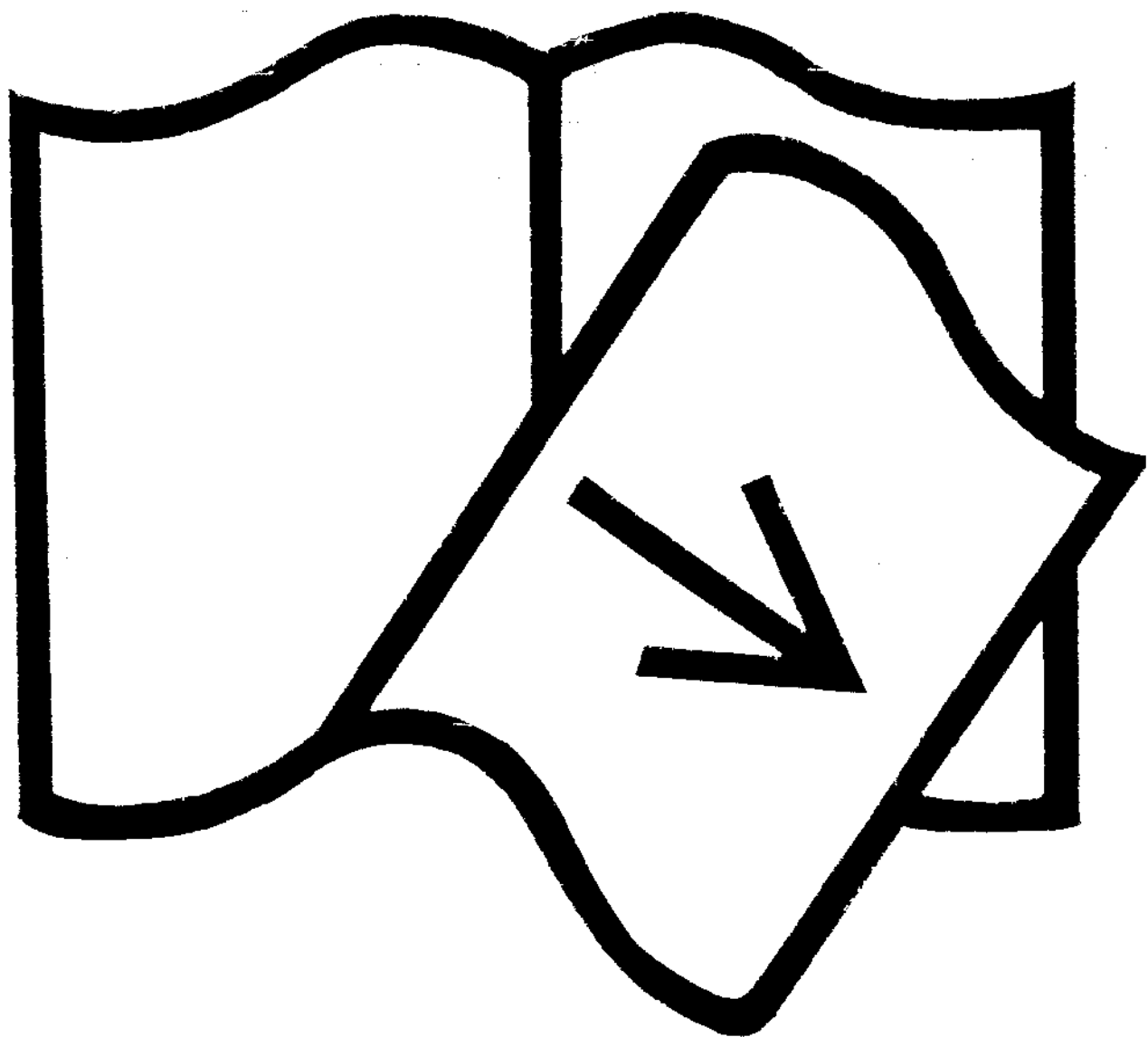
D. 林邑族說：此外有謂蛋民本爲林邑蠻者，其言頗中肯綮。同上古今圖書集成「俚俗有三：曰蠻戶，以釣魚爲業。……本林邑蠻，隨馬援來者，始十戶，後孳至三百，皆姓馬。其人深目狼喙。」又同書同節，謂蠻人「名曰馬人」。而古今說部叢書第三集嶠南瑣記下（魏澹著）亦謂「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狼鼻，散居洞落。獻歲時，至軍府聽命，獠獍不與同羣。……」嚴如煜的洋防輯要亦有同樣的記載。考林邑在今安南境內。其地古昔民族，確爲「深目狼喙」之種。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七外臣部國邑類云：「南蠻林邑國，古越裳之界也。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真，秦時故林邑縣，漢象林縣。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北縣。……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也。」又同書九百五十九卷土風類云：「林邑國……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

的後裔。

B.漢族分支說： 因為蛋民的言語，蛋民的風俗，（專指廣東的蛋家而言）大致和廣府人不差多少，所以有許多粗心的學者，便把他們歸併到廣府族裏去。廣府族是漢族的分支，所以按照邏輯上的說法，他們當然也是漢族的分支了。因此之故，便有許多人，說「他們的初頭祖先，因避干戈之擾，潛居水中，子孫習慣，所以永居滯水上。」而白月恒的最新民國地誌種族篇亦說：「蛋族亦為漢人之一派，一般漢人多賤視之，在廣東福建之水上，習操舟之業，……。」最近許予一君復在貢獻四卷六期上，發表一篇蛋家考，大前提承認蛋家原為越人，其言曰：

「考蛋家亦稱艇家。艇者亦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廷聲，徐鉉云：「徒鼎切」，讀如 Ti g, 今粵讀為 Tang. 蓋古音之遺也。……詩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倩」韻「盼」(P'am)，是知「倩」之古音必為 Chan 也。今粵人稱「好」曰「鑿」(Chan)，蓋卽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為「鑿」也。此因 Chang 失其竟文 (final) G 耳。猶是從「廷」聲 (Tang) 之「艇」，轉為「蛋」矣(Tan)。故蛋實為艇之轉音，而蛋家卽為「艇家」之譌。」

這種說法，老實說難以領教。蛋家民族，昔時本是陸居洞住的。當彼尚未移棲水上的時候，早已被人稱為「蠻蠻」，如必謂蛋衣袍



原件短缺

缺P9-12

蛋家

爲林邑族或蛋民族呢？」此乃不可不預爲解釋之事。人種與民族，各有其不同的範圍和含義。人種的概念所代表者爲身體上各種形狀的類別；至於民族，則不一定須包括身體上具體的條件；雖其內包有人種，文化，語言，諸要素，然而各可隨時變更，或變其一，或變其二，或三者並變，而其民族的存在，却仍須承認。今日的希臘人與兩千年前的希臘人，其語言文化均已大變，然其名稱，仍是希臘民族，此無他，蓋民族成因，除三要素以外尙須固着於一定的地域或其傳演上的系統，故也。蛋民何時遷入華境的問題，在今日雖僅能作一種假定的答案，然其民族傳演上的系統，則從未嘗有所亂滅，所以無論如何，還得稱他爲一種特別的民族。

3. 蛋家的畧歷

蛋家民族的系屬，及其何時來華的問題，在今日「文献不足，調查未週」的時候，誠不能有圓滿的解決；但吾人爲研究的便利起見，亦無妨假定那較有可以成立的希望的「林邑蠻隨馬援入華說」，以爲敘述蛋民畧歷的起始。

馬援平定交趾，事在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西年43)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的歷程。假定蛋民祖先真爲隨馬援而來者，則其棲息華土，亦已有千八百年的歷史矣。可惜蛋家自來即不知以文字記其事蹟，他族學者又多存鄙視之心，而不肯掛齒。弄至今日，不獨其文物進退的蹟象，無可探索，即其民族遞演嬗變的因

民俗 第七十六期

果，亦苦難以考證。茲為讀者的便利起見，就其歷程中的重要問題，畧述如下：

A. 蛋名的沿革： 蛋之稱蛋，乃是譯音之字，與「蛋」字的漢文意思，本沒關係，故其字形亦可隨時轉變。蛋族名詞，見於中國舊籍者，以晉書陶璜上疏及常璩的華陽國志為最古，原文作「蜃」。其後隋書地理志，南蠻傳序及樊綽蠻書，亦均作「蜃」。玉篇則換寫作「蜃」。大清一統志及王士正廣東竹枝詞亦書作「蜃」。惟唐柳宗元則書作「蛋」。蓋「蜃」，「蜃」及「蛋」，均同音字，故可互相通用。因為「蛋」字原音「惰懶切」，與「但」同音，故又有謂「蛋本作但」者。辭源申集虫部，引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謂蛋人即是但人。此蓋誤解古書者也，考「使但吹竽」的「但」，本為人名。淮南子注云「但，古不知吹人。」可見「但」與「蛋」的分別。近百年來，復有稱蛋家為「艇家」者，這完全是因為他們棲息水上，以艇為家的緣故，決不能謂有什麼大道理存乎其間。福建的蛋家常被人呼為「科題」或「曲蹄」，這亦是「艇家」一類的玩意。

B 蛋民的分佈： 蛋民入華，原非水居。晉書陶璜上疏謂其居於廣州的南岸。華陽國志所記的「獠蜃」，雖未嘗述其居住的狀況，然據常理測之，鄰近四川漢安縣諸地，並無大水，「獠蜃」當然是陸居的民族。至於隋書和蠻書所載的「夷蜃」，更已明白地記其居於山洞，或山谷，可知其決非水居的民族。大抵隋唐時代，沿互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一帶，均有蛋民的足跡，至

蛋家

於福建的蛋家，則疑是自廣東遷入者。蛋民何時始遷居水上，今不可考，然大體言之，李唐以前，他們大概還是陸居的民族。宋初的著述，鮮有言及蛋民者，然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蠻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及周去非嶺外代答蠻蠻條：「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蠻也。」諸語觀之，則宋時，蛋民中實已有一部分遷居江海者。降至元明二代，蛋民之移棲水上者，爲數益多。洪武初年，政府且嘗以之爲水軍。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云：「……而蛋人則編以甲冊，假以水利，每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畫川使守，略仿洪武初以蛋人爲水軍之制。擇其二三知勇者，爲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羽翼……」又洋防輯要廣東防海畧謂蛋民於「洪武初編戶立里長屬泊所」，據此則明朝初年，蛋民已居於水上而嘗爲國家的水師。吾意蛋民入水，大率「爲我族所迫，不能自存於陸地，是以及此」。其初固未必盡爲國家的水軍也。他們自陸遷居水上，乃是與漢人競爭失敗以後，陸續退縮的結果，故其遷程，往往有前一部分已棲水上，而後一部分仍處於洞穴者，大清一統志已稱其舟居，又稱其穴處，便是這個緣故。大概清初的時候，沿廣東福建一帶的海濱以及珠江，西江，韓江，閩江，東江等河面，都是蛋族棲息的場所。四十年前韓江上流的嘉應州尙多蛋家的足跡，沿河的娼戶，亦多爲蛋家。清人俞蛟夢厂雜著卷十潮嘉風月謂：「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戶女郎，而蛋戶惟葵，濮，

民俗 第七十六期

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入皆賤之。……
J. 到了今日，各地的蛋家，多已消滅，惟獨沿珠江閩江而棲息的
蛋家，則至今尚安然無恙。

C. 蛋民的變亂： 蛋人本非漢種，當其陸居之時，常受漢人的
侵凌，殆入水以後，含恨而不肯遽釋，故常羣起爲亂，以寇擾
廣東沿海各地。洪武初年，政府雖嘗部勒其衆，使爲水軍，然不
久，而治法敗壞，蛋民相率而爲海賊，忽而言降，忽而叛亂，終
明之世，殆未少安。毛奇齡蠻司台誌(見毛西河全集卷十五)載歷
年蛋民寇亂事，茲特節要錄出，以見蛋民變亂的一般。

「蛋戶在雷廉間，盜珠爲生，其酋長不一，有蘇觀，陞周才雄爲
二酋，其先皆安南夷，(按林邑本在安南境內)……前此酋長羅漢
卿阻中路港，諸酋偷襲殺之，於是他酋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唐。
萬曆改年，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
永安，還入大寮角，旣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佯爲珠商所
迫，鼓棹而入於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
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其後又
犯安南永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兔。……乃採大木十圍以上
者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壘壘，……已乃推牛養諸賊，治舳艫三
十艘，出海，九年犯蕪州。是時蕪州去永安所近有百戶張禕……
千戶田治……皆援於損甲出戰。……長於擊劍，橫行諸蛋中，諸
蛋中當之輒創，……自是以後蛋人以爲勿及也。無何蛋中亦募善

蛋家

擊劍者，出指治，……洽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鶴寨兵追逐。……觀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鐘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於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以二十七艘爲西哨，……以二十一艘爲東哨……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不支，聞大兵至，夜半……逃之井村。官軍追之，……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湛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狼狽，……乃縛泉及蘇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周才雄者別爲石城將所獲，衆皆定。……」

「梁本豪者亦廣東蛋酋也。……豪竄于海曲，賊黨漸集，……諸酋合千餘人，往來波羅(疑卽今之博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所制艤船，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榜人，諸蛋自操櫓，乘風盪波中，倏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災。俗號人獺。其族女子勇倍於男，男少時習力反過於壯者，以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捕，卽百不得一。……本豪已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獻林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趙可懷等計議，……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畧沙頭……指揮徐瑞……把總張容正，任虎門參將楊爲棟，白翰紀備外海遊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皆令乘白艤，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並出鏖戰，沈賊船八十餘，生獲本豪等一

民俗 第七十六期

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

降至清初，蛋民仍常起為亂。屈大均廣東新語稱之為蛋家賊。謂「廣中之盜，……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即蛋家其一類也。……彼其大艘小艇，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能，而罟罟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為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踪跡，水軍少亦無以當鋒銳。……」可見清初蛋民的勢力尚不很弱。

蛋民自明清以來，雖嘗屢次與漢人相掙扎，然其結果，則始終不能有所發展，寢至今日不但不能與漢族並駕齊驅，甚且反有日漸式微的徵象。

D. 蛋民的戶口： 蛋民雖早已隸於中國政府，然其戶口多少，則自來罕有稽查。唐代對於蛋民雖「設戶輸稅」，然而查之史籍，究亦未明其戶口實數。迨至明代，「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治之。」政府於蛋民始漸注意。其後又禁止他們陸居，及讀書應試，以是而蛋民日益萎靡，戶口究有多少，官書亦無記載。清初對於蛋家的戶口，雖有審編，然亦疏漏萬分，殊不切於實際。廣東通志卷九十一輿地畧「雍正九年，各屆編審，至乾隆六年，蛋丁八十五丁……至三十六年總計新收開除外，實在蛋丁仍一百零五，編審之例，自是年永行停止矣。」其實當時廣東蛋丁的實數決不止此。蓋蛋民因為浮遊水上，善能隱丁漏稅，故官吏亦無

蛋家

法稽查也。吳震方嶺南雜記謂蛋民「畏見長官，有訟之者即飄竄不出。」這大概是可信的事實。今日蛋家民族，雖已遠不若昔日的繁榮，然其數目，大概亦總在三四十萬以上。（梁啓超說他們尙達百萬，這是睜大炮的。）

E. 蛋族的解放： 蛋民在明時，即受不平等的法律所束縛，已不能經營社會上各種高尚的事業，又不能與漢族通婚，偶有上陸築室以處者，社會人士，必群起而呵責之，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又復從中剝削，以是蛋家的生活，遂亦日益艱苦。迨至滿清雍正，欲收服人心，固其帝位。以是乃令山陝的樂戶，安徽的細民，廣東的蛋戶，常熟昭文的丐籍，及浙江的九姓漁戶和惰民等，俱除籍爲良。然仍謂其執業卑賤，家世不清白，故至乾隆三十六年，復有「改業後必其本族親支，四世清白，方準報捐應試」之限制。設其「本身脫籍或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姊尙習猥業，仍不許濫膺士類」。百數十年，階級之見，迄未少除。迨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民國政府，始申令解放蛋民，一切權利義務與國民一律平等。近數年來，南方各省受國民黨民族主義「國內各民族自求解放，一律平等」的學說所薰陶，對於蛋族，益不敢蔑視，而蛋民的社會地位，遂亦日漸提高。

蛋民的經歷，已畧如上述，茲更進言他們所以不能發展而終於日就衰弱的原因如下：

(一) 文化的落後： 蛋民祖先，已爲外來民族，其所有的文

化遠非中國之比。入華以後，又因漫無組織之故，已不能創造文明，以與華族相競；亦不能模仿華化，使發揚光大，以享其用。文化落後，結果，遂日就衰亡。

(二)政府的壓迫：唐宋以前，中國政府，對於蛋家民族有無壓迫行爲，今不可考。洪武以後，雖嘗編檢蛋丁爲水軍，然而受法律的限制，已不許陸居，復不許應試，漢族黠者，復從而揚波助虐。蛋民到處受人欺凌虐待，而莫可如何，久之亦自甘於墮落，而自認爲是「水居賤民」。

(三)婚姻的失策：蛋民男女間少搭布(taboo)的關係，婚姻不避同姓，所生兒子多不健康。自棲息水濱以後，一面與西人交接，而一面又有若干蛋婦出而操神女生涯，平日已不講究衛生，傳染病自然易以接受。近百年來粵東執猥業之婦女，頗多患麻瘋及花柳病者，就中籍隸蛋家者，當然爲數不少。身體已不健康，生活又很艱苦，蛋民在這種情況之下，遂日就於消滅。瞻念前途，不可不早爲設法也！

總之，蛋民在華一千八百年的經歷，現在已不能詳考，而其所以日就弱削的原因，今日亦只能畧爲推測而已！

4. 蛋民的社會及其生活

蛋民社會的組織現在已和漢人不差多少。他們初抵華土的時候，有無各種組織，今日已不可考。明時族民嘗羣起而爲寇亂，與倭寇等海洋大盜互通聲氣。洪武初，政府特爲之編戶立里長。一

蛋家

方便之拘嚴蛋民，一方便之彙集課賦，但不久而法廢弛。清人歸明人制度，依舊按歲課以魚米及船差役事。廣東惠州志謂在興寧的蛋家舊編屬縣下六都，立中甲首甲以領之。……蛋長每辦課料，則通族人稱債主，計日行利，每錢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能已，以是每每為盜。推厥原由，換人里長，罪之魁也。嘉靖中，知府李玘設法嚴禁。」據此則蛋民之膏蛋長或里長，適足以為蛋民的負累也。入民國後，蛋民已得與齊民平等，里胥蛋長無形取締，政府對於蛋民，無特別的行政機關，蛋民亦鮮有為官吏者。

茲舉蛋民的名目，職業，家庭……各方面的情形畧述如下：

(甲)蛋民的名目：蛋民名目繁多，茲所舉者，特不過就其曾見於各家記載者耳。

A. 蛋戶，蛋人，蛋家，艇家：蛋民又稱蛋戶，「明洪武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治之。」這是蛋戶名稱的起源。蛋民又稱蛋人或蛋家。後山叢談云：「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蜑人；島居謂之黎人。」又屈大均廣東新語「諸蛋人以艇為家，是曰蛋家。」又考「蛋家亦稱艇家。」這是因為他們棲止水上以艇為家，所以外人便以「艇家」名之。從前韓江一帶的蛋家婦女，則有「艇家媽」之稱。

B. 龍戶，馬人：蛋民又名龍戶，廣東新語「蛋人善泅水，昔時稱為龍戶。」又洋防輯要「蜑戶者以舟楫為宅……或編蓬浮水

龍居，謂之水閣。見水色則知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目爲蛋家……」又古今圖書集成第一千三百八卷，廣州府部彙(風俗)謂蛋民「相傳爲盧循遺種，故名曰馬人。」韓昌黎送鄭僑書赴南海詩：「衡時龍戶集，曰上馬人來。」說者謂龍戶馬人均卽蛋民。

C. 蠔蛋，木蛋，魚蛋：李調元粵風蛋歌序云：「蛋有三：蠔蛋，木蛋，魚蛋。寓灣江者乃魚蛋 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歌與民相類，第其人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上耳。廣東廣西皆有之。」這是因蛋民職業上的不同，而分別其名目的。

D 蛋家妹，蛋家仔，蛋家婆，蛋家佬： 蛋民之中，又因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有其各別的名目。「在岸上，少女名之曰蛋家妹，少婦名之曰蛋家仔，婦人名之曰蛋家婆，男人名之曰蛋家佬。這今至還是一個普遍的名詞。……」

E. 鹹水妹，水鷄： 「蛋家妹是在香港澳門間，或鹹水的海岸飄泊者，又叫做鹹水妹，(或鹹飛水妹)當然做妓女的也有。……前清季世到近年，上海也有鹹水妹了……。」又中華全國風俗志廣東之蛋婦條云：「粵有所謂水鷄者，卽所謂蛋婦也。……顧此等水鷄則注意於夜市。……」

F. 科題，曲蹄： 盛敘功福建一瞥閩省瑣談「福建的蜑戶，多在閩侯一帶，俗稱科題，或曰曲蹄。……」但廣東的蜑戶，則未聞有「科題」或「曲蹄」的名目。

(乙)蛋民的職業： 隋唐以前，蛋民操何職業？現在沒法詳

蛋家

考。宋明以來，蛋民因棲息水上的緣故，主要職業不離水事。所以吳震方的嶺南雜記及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均說他們是「以船爲家，以魚爲業」的。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說他們是「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合浦珠池蚌蛤，惟蟹能沒水採取，旁人以繩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可見他們初棲於水時，是專以採海產爲生的。不過現在的蛋民却已和從前有點兩樣了。除了種稻以外，水上的作業和買賣，差不多行行都有，特別是在珠江流域一帶的蛋民，較之從前活動得多。這自然是時代的變遷，有以使之如此；蓋自滿清中葉以來，歐西商船之往來華南者，日益繁多，蛋民因爲飄泊海岸的緣故，首先與西人接觸，向日之僅能以捕魚爲活者，今則可以羣事渡客運貨，或其他一切輪船上的次等傭務矣；向日之僅能困守海岸或河面者，今則可以遠涉重洋以謀生活矣。兼之自鴉片戰爭以後，香港，澳門，廣州灣紛紛見割或見借於他人，蛋人目激變亂，受教尤深，以是羣以向外別找生路爲職志，而南洋羣島及上海，香港各埠，遂亦多有蛋民的足跡。今日南洋羣島的華僑，及上海，香港，澳門等埠的粵人，很有許多是屬於鹹水或淡水的蛋族的，而且很不少是富有財力商人；不過他們發跡了，也就忘宗了，不肯自認爲蛋家了。（參見貢獻第四卷第九期招勉之君談鹹與蛋）乞丐成了富翁，奮賤自然一筆

若有人說他們是蛋家，大約要在公堂起訴，要你賠償名譽損失的。原因是蛋家之爲民族，一向是被認爲家世不清白的

。」至於現在尚滯留在珠江水上者，則除渡客，運貨，和捕魚撿螺以外，尚有以伐木賣柴爲生者，「但仍限於船上的批發，陸上無舖戶也。此種職業，入息原非不豐，惟彼不知量入爲出，及儲蓄之道，得箇使箇，無越宿之糧，所謂右手抬面左手撒也。」（見黃雲波廣州蛋俗雜談）蛋家民族無重男輕女之俗，女子往往與男子一同勞作，而且因爲要生兒子，管家務的緣故，甚有比男子更勞苦者；但其中亦有不少甘於墮落的婦人，情願去做水雞或鹹飛水妹，日博遊客歡笑，以得錢度活。她們所撐的船曰沙艇，（指廣東的蛋民而言）「裝璜美麗，潔淨非常，每當夕陽西下，則燈火齊明，沿河一帶，如沙濠口，長堤，沙基等處，濟濟溶溶，觸目皆是。一般青年蛋婦，盛服艷裝坐以待客，或高唱其鹹水之歌，或嬌呼其喚渡之聲；於是叫艇呀，遊河呀，乘涼呀，過夜呀，一片清脆聲浪，乍聆之，如霧出谷，殊令人解頤。遇炎夏時尤多。第見其衣黑綢之衣，長可及膝，着黑綢之褲，短及於脛，赤足盤坐，而露其雪白嬌嫩之膚焉。……」（見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七，廣東之蛋婦）這就是她們所謂的夜市。至於她們白天的事務，則多爲渡客。你若偶然走過長堤，（尤其是東堤），她們就如蜂蟻的來問你：「先生，嶺南呀？培英呀？」假使矚她幾眼，那就多來幾回，或是跟着你走。前清乾嘉時代，韓江一帶的蛋娼，亦非常興盛。俞蛟夢厂雜著，記潮嘉曲部，謂蛋民「生男專事蓬篙，祇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以受值。生女則視其姿貌

蛋家

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搨管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爲娼。……」但此皆爲下等蛋婦的生活，其他潔身自好的蛋婦，並不如此。

(丙)蛋民的家庭： 蛋民一家大小，住在船上，一切服食器用，亦在船上。他們的家庭生活，至有詩味，夫妻常一同操作，且搖船，且唱歌，態度至爲容穆。他們自棲息水上以後，家庭生活變動很少。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謂凡蛋民均極貧困，「衣皆鶉結。得糲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篷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蟹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獮焉。」蛋民中極少巨家大族，這是由於他們常要分船析居的緣故。

蛋民用錢雖不甚濶，但於食物則亦非常粗糙。日常食品，大體以魚，蝦，蜆，蛤等爲主；但亦有向陸上菜館購買食物者。他們有一種大食的特性「食品貴多而不貴精，三人圍食，亦須置菜五六碟。酒樓飯店之餘餽，最常購食，名曰撻二撻，取其價廉而多也。男子朝午必往茶樓飲茶，但不多食，一盅兩件足矣。」

蛋民生活，當述者多。此刻因爲尙未有實地的調查，所以只能就此而止。

5. 蛋民的風俗

民俗 第七十六期

蛋民雖然自來即與陸居的華人不通婚姻，可是因為有職業上的關係，他們始終不能不與陸居的人民互相接觸，互相往來；因為有了這種關係，所以他們的風俗，也就不知不覺的染上了華化。到了現在，他們的服食器用，差不多完全和廣府人相同了。就是他們的語言，「亦多切近於他們泊居地的華語」，——如廣府語及福州語，——但廣東的蛋家，則雜有潮語，客語，英語等成分。這完全是因為他們要以渡客為生，不能不旁學各色人士的方言以資應付的緣故。他們稱坐，常曰「識當」，這就是英語中的 sit down. 他們稱洗脚曰「洗角」，稱香港曰「康港」，稱檳香曰「檳糠」。罵人曰黃瘟病，災瘟，抽筋，這些都是和廣府語大同小異的。所以與其說他們的語言為粵語，毋寧說牠為花藍碧綠的方言，比較來的近些。蛋民的男子是「深目狼喙」，而且鼻端是比較高兀而作波紋的。男女因為常要下水的緣故，多是不襪不履。（自然上陸經商的又是例外）女子又因職業上的關係，不纏足，不束乳，不扎腰，而且有亭勻的身體，豐隆的乳房，矮捷的姿態，遠遠看去，實在是個很好的模特兒。有些人說，「她們的美麗更是賽過上海廣州等處的小姐，太太和女學生們呢。」至於福建的蛋婦，據說亦美麗嬌嫩，而且愛梳螺形的髻髻。茲將蛋民中比較奇異的風俗，畧述如下：

A. 迷信：「蛋人最迷信，開船時必燒香放契，以祝水程之順利。停泊時亦朝夕禱拜；雖極窮時，而於拜祭之費，亦無吝

蛋家

也。人有溺水者，蛋人每袖手旁觀，不肯援救。意謂：「溺水者爲鬼替，援之恐觸鬼怒而遷罪於已。男子亦多椎耳，謂雄而雌者易長成。疾病不求醫，但祈神而已。」（見黃雲波廣州蛋俗雜談）其所崇拜之神，大率以范蠡，蛇神，財神等爲主。「蛋家也有他們祭神的節令，……祭神時以鰲爲犧牲，祭畢拿來果腹。這鰲和蛋，在迷信上，我看來很有關係。……」因爲鰲，確是一種極奇怪的動物。據李調元粵東筆記的記載：「鰲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雄遇驚濤不解，名曰鰲帆。漁人每望其帆而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者去矣；然失其雌亦不能獨活，故曰鰲媚。」「蛋家取鰲祭神，大約是取鰲帆之好意吧」；但說不定還有其他關於神的傳說。（參見招勉之談鹹與蛋）

B.節日： 蛋民的節日，大概與陸居的華人相同；不過也還有些特別不同的地方，每年的三月一日爲蛋家婆買力之日。他們的婦女因爲要跟着男子一樣的工作，而且還要管家育兒，所以每有勞力不足之感。三月初一的那天，她們必循例向岸上的人買力。清早天氣微亮的時候，她們常在船上向空中叫喊：「一二邦快，邦快，姑娘婆嫂的力都來曬。」（都來曬，謂都來齊也。）這便是她們買力的口號。他們也有祀灶節，不過在臘月二十五纔舉行。廣東有「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諺語。這就是因爲蛋家素來不曾受過外人平等的看待，所以祀灶祈福也必須讓官民人等先爲舉行

民俗 第七十六期

。我想蛋民的節日，必定是很多的，不過我們此刻還沒有調查到罷了。

C.婚娶：蛋民生活是浪漫的富有詩意的。在那裏無所謂禮教，無所謂綱常。他們的婚姻完全是以自由為原則的。吳震方嶺南雜記云：「蛋戶，其種未詳何出。……婚娶以酒相饒，羣婦子飲於舟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為樂。……」他們平常有一種大艇，是專為他們辦喜酒及其他宴會用的。他們遇着男女結婚的晚上，男家和女家的船，皆張紅燈，掛新彩，同泊在一塊；而且還要請了許多會唱歌的人，相與競吟對唱，有時竟鬧到天明，歌聲還不停止。他們男女間的搭布(taboo)是很少的，決不像岸上詩禮之家，整日價在叫「男女授受不親。」但他們實在也不是淫蕩。這一點我們是不可不知道的。

D.歌唱：蛋民的生活，困難是困難極了，然能借歌唱以澆其傀儡，故彼亦不覺得有潦倒之苦。「他們的生活之絕大的安慰與快樂便是唱歌。休息時，固然要唱，工作時尤要唱，獨居時固然要唱，羣聚時更加要唱。所以在他居處中，無論是在煙霧猶迷的清晨，日中鷄鳴的停午，月明星稀的晚上，都可聞到他們宛轉嘹亮的歌聲，有如歌者之國一樣。（這幾句話雖非描寫蛋民歌唱的，但移在這裏，却極切當）他們唱時，通常必有幾人對答，但亦有獨唱者。有時更以魚笛佐之，疾徐輕重，不離節拍。他們唱的歌，普通稱為鹹水歌，亦曰鹹水嘆，又名棧船歌，又曰龍舟，

蛋家

又曰木魚，外江人統稱之曰蛋歌。鹹水歌的唱法，據說非常柔揚，雖然通常每一句歌，不過七字，然而唱時却有任意加添虛字的妙處。例如「門口有菠摩羅菜，唔聲唔氣走埋來」，必唱作「門口有菠摩羅菜，……喇……兄弟……唔聲唔氣走埋來……呀……」。而且每句有每句特別唱的生命。唱時的情感到了怎樣程度，便怎樣的加上許多阿，呀，咧，囉，……等引長音或字眼兒，自由是自由極了，可是仍舊是合於天然節拍的。福州的蛋家歌風亦盛，他們除掉平常舟居時必須歌唱外，每年正月初四五，至十五六，必成羣結隊的到城市的富家大族去唱歌賀喜。主人高興，則分給與年糕包子等食物，或其他有用物品，他們唱的歌曲，和廣東的蛋家有點兩樣，大概多是五更調，和四季相思或其他流行於長江一帶的小調。這大概是受了外來的影響，也許是社會人士喜歡聽這類的小調，蛋家爲着要換取食物，所以也就不能不迎合時好而唱小調了。

6. 結論

關於蛋民的敘述，已盡於此。現在且讓我發點空論，借終吾篇。

(1)自從史祿羅Shirokogoroff 講過一句，說廣東中有許多人的身體上的象徵和黑種人極其相似以後，許多學者都相信他的說話；不過他們僅知其相同之點，而不能解決其所以會相同的問題。假如上述的假設，終能得到証明，蛋家的先民確是林邑民族，

民俗 第七十六期

則此等問題，自可迎刃而解。吾人對於蛋民種族系屬的問題，除須親到南服，加以人體上的檢驗以外，猶須博稽中西各種有關係的典籍，並努力於地下各種証據的發掘，鉤討其向華遷徙，及其分佈各地的關鍵，而後對於蛋民的系屬問題，能為澈底的解決，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一點。

(2) 初民社會中，以禽獸為想像中的祖先者，為數至夥；惟獨漢族，則當其度初民生活的時候，其傳說僅有述及人與禽獸發生生殖的關係者，而於直接稱其祖先即為禽獸者，則未之曾聞。至於蛋家則直接稱其祖宗為蛇或為鯨魚。這是他們的原始時代與漢族的不同分野。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傳說？這種傳說與他們的原始社會，有何關係？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二點。

(3) 蛋民原為陸居的民族，後來何時下水？下水的原因何在？這都是他們與漢族明爭暗鬥的結果。漢族何以得勝？蛋族何以退縮？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4) 蛋民日困頓於驚濤駭浪，生活維艱之中，然能逍遙自在，一點不悲觀，還是很有意味的人生。他們一方面能樂天，一方面又能使種族不消滅。這其間必有他們特別過人之處。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四點。

(5) 蛋民棲息水上，朝夕觀望水性，習於飄流浪漫。他們的人生觀念，及其他宗教上，倫理上，政治上的信仰，決不會與陸居的民族完全相同。吾人為要解決蛋家的民族民權民生諸問題起

蛋家

見，對於蛋家的民族性，不能不加以澈底的調查和研究。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五點。

(6)任何民族不繁衍，則消滅，很少是老不消滅，又老不興旺的，蛋民則獨不然。說他們不長進，誠然到了今日，他們還是各事都落於人後；說他會消滅吧，過了一千八百年的波折了，中國東南海上還是多有他們的足跡。專制時代，政府的壓迫，不為不重，地方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敲詐，不為不酷；然而他們却能處之泰然；雖然說，他們的人口好像已有漸減的趨勢，然而總不致一旦即土崩瓦解。歷史上，中國境內，儘多轟轟烈烈的異族，然而，不久便為華族所併吞，所征服，所同化。蛋民呢，武力沒有，文化沒有，本族同化他族的力也沒有；然而奇怪，獨能巍然存在，到了今日，中國東南的民族中，還是有他的地位。這其間的原因何在？我想這一定是水居的關係了；但這是浮面的說法，究竟水和民族的關係多大？還是要人去研究的。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六點。

(7)熱帶民族驟然移之溫帶或寒帶，必不能應付裕如。這是人生地理上的原則。蛋民棲息華土，已達千八百年，然而始終不能有所作為。假如他們的老家，確是林邑，則此等人生地理上的原則，更可以借以證明。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七點。

(8)蛋家子弟，十九皆不識字，要使他們能夠上進，必定要從教育入手；不過他們的環境是和我們不相同的。究竟他們的教

民俗 第七十六期

育，應該怎樣去辦？非有一番詳審的研究，不能遽下答案。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八點。

十八年二月六日初稿三月二十日修改

福州蛋戶的歌調

謝 雲 聲

我們一讀了研究民俗學專家鍾敬文先生的「中國蛋民文學一掃」，（原文載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及鍾君所著民間文藝叢話。）那一段敘述蛋民的生活，說是詩的生活。並說：「他們的生活之絕大的安慰與悅樂便是唱歌。休息時，固然要唱，工作時，尤要唱，獨居時，固然要唱，羣聚時，更要加唱。所以在他們居處中，無論是在煙霧猶迷的清晨，日中雞唱的停午，月明星稀的晚上，都可以聞到他們宛轉嘹亮的歌聲，有如歌者之眾一樣。」不覺羨慕那浮家泛宅的亦有如此情景，實堪值得我們來追求不倦。

但歌詞之在廣東沿海流行，搜輯成書的，已有鍾敬文先生的「蛋歌」。然在福建呢，則未見有人起而搜集。原意我將整理「武夷的樵歌」及「福州的小調」二書，近因俗務纏身，不得不暫擱置一邊，稍待時日，或者能夠以償所願。本月二日，得到彙祖先生來訊，才知道我們「民俗」，要出蛋戶專號，與我很表同情，於是在我未編成的「福州的小調」裏，摘出兩首屬於蛋戶的歌詞，錄寄彙祖先生，以實「民俗」週刊，也好給大家知道閩省的蛋歌是這樣吧。

(一)

民俗 第七十六期

毛嫌奴，船下曲蹄婆，曲吓曲蹄婆呵！安閑自在勝過富豪。
食不盡千饑共百味，誦不盡綢緞共紗羅，接不盡王孫共君子，見
不盡少爺共阿呀。不幸雙親早年棄世，毛兄毛弟無可奈何。年紀
及笄親故未做，伙都講奴美貌賽娥嫦。也務伙梨奴討船仔，船債
毛論在伙莽掬。也務伙叫奴去下儼，日日都着滿江滿河。也務伙
奴船禮隔夜，做不盡神氣落奴稿。吹拳共講帶奴也都佳，琵琶三
絃彈唱小歌。也務遇野仙共光棍，半路死酒醉共奴卜糟。後生仔
快活務的過，教花殘共落葉怎奈何。只帶嗎粒咖討船仔，那聽見
毋哭共妻何。

哭其哭，拖其拖，拔其拔，頂的遲，毛伙梨，奴只裡。心可
疑，將竹篙，拔起梨，奴聽見。茶店各處，伙客都梨。

(註) 此歌係女子划船時唱的歌調，歌詞中似有二人對答的語
意。按原歌名為「媛奴船仔干船歌調」。

(註) 毛，無也。親故，婚事也。味做，未成也。伙，人也。

務，作不意解。梨，來也。

(二)

剝問緣由告訴一官，講起囉！白面毛情理怎生，倚藉伊做伊
邦，與事梨生端，句句寫落奴杯中聽，嗚阿奴一官！故此隻佳共
伊相爭。現在伊着馬上着讓伊誇，一半是你拍算也差。奴看你像
一朵花，生比伊故禮作佳。那肯尋喇粧家娶呵我的妹呵。何怕毛
伙共你交家。

福州蛋戶的歌調

奴生來薄命家道清寒，暗自思量珠淚偷彈，那肯損容顏，也賣教只滿艱難。那驚弄教不北不南，嗷呵奴的一官呵！再的撐船故見安閑。

你講者話就算歇婆，下伙過江隻聽幾毫。其實做漁婆，只二字總賣毛。何苦禮將萬任苦担勞，嗷呵我的妹！你聽我嘴猪胆掛眉毛。

許日奴奶也勸奴食者理，奴共伊冤家漢伊不該。前二年奴花禮開，肯做也箸舒非。今連老不成又做水災，嗷呵奴一官呵！

搖櫓撐船毛法着艾，誓是奴好意一片熱腸，共你生做裸熟相鬻，肯共奴結良緣，總賣教野渣洋。包管你快活地久天長，嗷呵我的妹呵！賣曉得我妹肯諾然。

不是奴催講只滿正經，毛一隻乞奴靠的終身，嗷呵奴一官呵依舊害奴孤苦伶仃。

原來我妹也不遠觀，肯替你搵手即管放寬，我先拔幾十塊番錢債助你扳，添補行頭柴米教關，嗷呵我的妹呵！許快隻曉的我游七官。

聽講者話笑微微，多謝一官肯出力扶持，總是你該務時，親斟着我只塊梨。

也算幸遇真正希奇。妹吓！你大船着對其轉灣毛挨遲，教你船上會佳期。

(註)這歌原名「游七官遊船」。當遊船時，與蛋家的女子，

民俗 第七十六期

互相唱和。我們試味他們倆的歌詞，便可以知道他們倆
的濃情密意了。

(註) 你，不也。

十八年五月四日子廈門。

汕尾新港蛋民的婚俗

亦 夢

氣蒼蒼，

親家大舅船成繫。(注)

親家大舅揸好攔，(注)

与俺麻船(注)娶新人。

——蛋民的麻船歌之一——

蛋民的結婚，也和我們的舊婚俗沒有兩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他們所奉行的一條聖例，結婚的儀式，也算為複雜。現僅將調查所得的錄下：

一，由合婚至完聘時的儀式

合婚——合婚的手續，由女家把婚書，(該好的生時日月)托媒人拿到男家去；或由男家托媒人往女家求婚。在合婚的三日內，男子家裡若是沒有打破東西，(如日用的碗碟之類)就算成婚了，但，有的還要到廟裡拜問過佛祖公(注)的許可，方敢定婚。

過定——成婚後，男家就選擇好日子，送禮物到女子的家裏去過定。禮式如下：

檳榔四手，(每手十葉廿葉不定)茶杯四個，油麻，茶葉各若干包。

担茶——擔茶就是男家二次的送禮物到女家去。禮式列下：

風俗 第七十六期

茶葉，油麻，白米豆，瓜碧各二包，公雞餅，(注)甜肉飽各一百個，茶杯四個，檳榔四手。

進茶——進茶是男家第三次的送禮物過女家，但，此次的禮物畧簡，僅油麻茶葉各二包。

看日——男家把所擇定的日子，(即結婚的時期)寫在紅帖裏頭，和些禮物：肉飽，食物(多屬糕餅類)各若干包，豬腳(即豬腿)一隻，檳榔四手，一并送到女子的家裏去。

女家的回禮——以上各節，女家的回禮，僅將男家所送來的禮物各回還多少；但，茶杯則回一對。

完聘——完聘就是男家最後的送禮。簡單說一句，就是拿錢去把所定下的東西，取回到自己的家裏來，這一回的禮式如下：

油麻，茶葉，白米豆，瓜碧各若干包，檳榔四手，茶杯四個耳環一對，聘金若干元(訂婚時所言定的身價銀，普通在一百數十元左右)。

完聘時女家的回禮——這次女家除把男家所送來的禮物各回還多少外，還要給男家一個腰肚，(注)裏面貯着誓心，草頭香，日月錢，檳榔子，釵，酒餅，棉尾(注)等物。

二，結婚的一天

送禮物——男家必于是日上午送父母壽禮，(注)正盒，(注)酒，(以上禮物各備大小二種，大者均給女家敬起，其小者則送回男家)鳳鹿香二枝，(注)到女家去，至是晚還要送麵十二斤，錢

包(注)若干個給女家。

迎娶——結婚的時候，女家的后船(注)先駛開船在一處海面，男家的后船就張燈結彩，唱着像前面所錄一般的麻船歌，駛到女家的后船去娶親。

A. 女家方面

伴嫁者——是日女家有姨舅(即新嫁娘的姊弟或兄妹)各二人跟着新娘到男家去，謂之送嫁。他們歸家時，男家須給與銅錢各二百。

隨嫁的粧奩——隨嫁的粧奩有櫃，樂仔，(注)衫褲，首飾，米袋，木梳，鏡，面盆，線……等。

歸寧——新娘過門後，于是日中午則回母家吃午飯，飯後即回男家。

B. 男家方面

媽食好——當新娘過門時，男家必請好命媽(多子孫的老婦)在船上牽新娘，此時好命媽手裏高舉着米篩，口裏說的是：

氣^ㄟ古^ㄟ古^ㄟ(注)

擎起米篩(土音讀^ㄟ去^ㄟ)遮新娘，

遮^ㄟㄟ(注)二人成雙對，

賺錢賺銀論(注)斗箱。

請客——男家于是日必設席請客，食物多擺列在船艙的上面，在海邊搭棚請客者也有。

三，媒人

媒人男女不一定，他所享受的就是女家方面須送媒人花銀一對（即二元），又由聘金銀中每兩元抽取二十個錢；又男家須送雞鴨的頭，腳，翼各二對（用繩連在一起），和銀若干元，門紅（八注）尺給媒人。

四，唱歌

唱歌本來是蛋民的一種慣性，他們一遇到了喜事，更是唱的時候了，在結婚的那一夜，男女兩家各唱歌對答，竟終夜不停。

附尾語：此篇不過把緊要的部分依次寫出來，其中太瑣碎的事物則沒盡量地錄出。再者近來蛋民和土人通婚者頗多，（其中附近沿海的居民因操捕魚事業，而在蛋戶入贅者較多）給土人納為妾者也有。據長輩說，土人娶蛋民者家必衰頹，要免此不祥者，必于過門時把蛋戶的舖肚柳（注）給該蛋女踏着上岸來；但，蛋民是不肯如此做法的，若果這樣一來，他家也要不祥了。

註釋：成鬚——告祥之語，好貌。

撐好爛——讓開一條路也，意即勿阻擋。

𠵿俺麻船——給我們駛近船去也，麻（土音）近也。

佛相公——元天上帝也。

公雞餅——製成雞形的麵餅。

腰肚——用布製成的腰袋。

棉尾——將棉花用紅紙包成尾巴。

汕尾新港蛋民的婚俗

父母圓——把米舂成粉，送給女家的父母製湯圓吃，意即團圓也。

正盒——即把糕餅放置在品盒裏，送給女家拜祖宗。

鳳鹿香——這香的上面製成鳳鹿的模樣，乃告祥的象徵。

錢包——利市也，即用紅紙包着銀子；用來送給女家的親屬。

后船——蛋住民的家。

樂仔——木箱子。

𠵼𠵼𠵼——吉祥語，好貌。

𠵼𠵼——汝也。

論——滿也。

門紅——紅布也，是送於媒人掛在門上用的。

舖肚榔——是蛋戶舖船的木板。

一九二九，一，廿一，子閉居時。

民 俗 第七十六期

「蛋 歌」

編 者 鍾 敬 文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定 價 三 角

清 水

靜聞夥友，的確是一位很著意於民間文藝之蒐集與研究的學者，他的勤懇與努力，是不可多得的。他的成績，亦是不小，由「民間雜事」而「狼獾情歌」，「客音歌謠集」，「南洋情歌」，「民間文藝叢話」，「歌謠論集」，「蛋歌」；……一本本的出下去，材料新鮮，整理得法，理論精密，在民間文藝的園地中，其功績着實不容涉視的。以咱們廣東來說，最先努力民間文藝的，要算他；最有成績，也算他。這是公平的判語，並不是我在替他吹牛。他固不喜歡人家吹牛；我清水小子，也着實不會染着近代文壇的惡習，給友人捧場。

靜聞夥友的編述，有許多人在說話，那容無資格在文壇上刷身的我來說閒話？我現在要說的，是他編的那本「蛋歌」，亦即本文用來作題本的那本書。

「蛋歌」，是靜夥友費了三長年的工夫所搜集而來的。顧頡剛先生爲着友誼與友誼的濃情，時時勉勵他敦促他完成這種編輯的工作。劉大白先生作序時，則說：「……他底工作，不但能彌補

蛋歌

李氏「粵風」中「蛋歌」舊材料不滿足的缺陷，而且能作蛋族風新材料底供給；在民間文學橫的比較研究上，功績是不容忽視的。本書的來歷與其評價，只此也可見一般了。至於「蛋歌」底內容和外形，靜聞夥友在他底「中國蛋民文學一變」大作中（原登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現轉載本書卷末。）說得很多，也不消我再說了。現在要說的，不過是些閒話而已。

蛋歌，又名鹹水歌，是蛋家民族的一點心聲，表現上雖過於率直或穢鄙，很少婉轉纏綿之致，但却異常的真切而又諧美，倒值得喜歡文學的人們去細心研究和欣賞的。蛋歌，多是歌詠男女之私的情歌，道其他閒事的，十不一見，這與詩經中的「國風」，「鄭風」同，與客音山歌，亦無不同。歌詠戀愛的情歌，多是異常真摯，恒令人歡喜閱讀到手不釋卷。讀了情歌，每能煽起讀者的熱誠，使我感到沁心的歡暢或淒酸的苦楚。蓋在人世間，除非是人類滅絕了，不，男女的性愛，是有永久不滅性的，同樣，歌詠男女性愛的戀歌，也一樣有無限悠久的不滅性。「詩經」之能够留傳久遠爲人所爭誦，或即爲此。然而我們覺得流傳民間的山野情歌，比誰任古今中外詩人所寫的情詩所作的情歌好得多，這無他，因爲文士的情詩，是用文字寫的，頗受拘謹，時有改攙之處；而民間情歌，是用口語說的，大胆的隨口唱出，一點都不害怕，一點都不掩飾或改作，表情異常真摯吧。世有以死的情歌，活的情歌喻文士所作的情歌與民間情歌，倒是公平的判語。這冊「蛋

民俗 第七十六期

歌」，自然是活的情歌，有悠久之生命，值得吾人欣赏的，目下
限於時間，姑且順便說一說吧：

三國好漢是張飛，

子龍救主全全圍。

勿想情人猶則可，

想起情人心頭悲。

——23首——

日想冥夢枉費工，

斬樹掠鳥是戀人；

熱火難燒海中草，

利刀難殺鏡中人。

——24首——

日落西山是夜昏，

點起孤燈照孤房，

日來想兄勿得暗，

冥來想兄到天光。

——1首——

東風吹來直溜溜，

三頓勿食頭勿修，

百樣功課我勿做，

神魂隨兄去漂流。

——5首——

這是寫描男女雙方思慕繫念之苦悶的。爲着不見戀人，日也想，夜也想，想至心痛，想至頭不修，飯不吃，功課不做，神魂隨着漂流，則其情景，爲如何耶？

頭昏暈暈霹靂彈，
肚子痛痛透心肝。
若得阿妹分我睇，
先生免請藥免煎。

——9首

不錯，癡情的男子，害起想思來時，不必說與戀人交接，只一見戀人的紅顏，也够銷魂到忘其疾病了。

松柏開花烏林林，
買起香香拜觀音。
觀音若是有保庇，
保庇俺兄想俺只。

白菜開花白拋拋，
買起香香拜老爺。
老爺若是有保庇，
保庇俺兄來同行。

——51首——

民俗 · 第七十六期

在迷信神的老百姓們看來，情人思慕之而不得時，只有去求神庇祐的一個方法。誠誠懇懇的去求神，亦足見其渴想之殷了。

柴做扁擔鐵做梁，

送妹擔水兩頭搖。

勸你擔水勿擔重，

上來損頸下損腰。

——12首——

食飽明起去放糰，

逢着小妹擔水來。

一心想食妹嘴水，

警畏小妹惡挺肩。

——46首——

見到戀人時，雖想怎樣，但一想到或有絲毫不利於對方時，却又費然而返了。見到戀人做工作時，怕他弄壞身子，諄諄的戒他，也是異常親切的。讀了上兩首蛋歌，當知戀人怎樣體貼對方的心情了。這種體貼至極的情景，活鮮鮮的描寫出來，十分可愛！

兄當着東妹着西，

父母嚴硬唔敢來。

十二精神隨兄去，

唔知親哥知唔知？

——3首——

上頭東風下頭西，
父母嚴條唔敢來。
初一十五來一次，
親像山伯採英台。

——29首——

父母嚴管着不能去會情人時，神魂隨兄去，苦不堪言。然而不久能跑去玩一天時，則其快樂，更比日日平肩夜夜同榻的歡強得多。上兩首，就是刻畫這中情景的。

芫萎開花滿園香，
兄當無妹無^尤。
兄當無妹單身哥，
妹當無^尤守空房。

——6首——

一盤豬肉一盤春，
兄當無妹無^尤。
算來二人平平守寡苦，
保庇兄妹結成雙。

——38首——

男單女單，無室無依，得不着性的嘗試，毫無慰藉，其苦正同。然而正爲此，才希望結成雙而且易成雙也。

東月出有一點烏，

民俗 第七十六期

妹當生好留髮圈。
留起髮圈好打扮，
打起扮來解兄愁。

——7首——

當今世界太平年，
兄妹情重不分緣。
一日願做一頓飯，
一冥相會十二時。

——17首——

四個床角擺四盤，
中央一盤是豬肝。
兄當勸妹夾去食，
今冥共兄同心肝。

——26首——

東西吹來反西風，
兄當罵妹無笑容。
昨冥同你睡正了，
還了嫌我無笑容？！

——27首——

新打耳環四點金，
新交老契真有心。

目仔金金中兄意，
面仔白白分兄樹。

——28首——

巴豆開花白拋拋，
妹當共兄做一頭。
白白手腿分兄枕，
口來相廚舌相交。

——30首——

一雙耳環四點金，
面仔白白分兄樹。
腰仔細細兄你攬，
一時媽認值千金。

——33首——

東風吹來白丕丕，
披著草蓆釣白魚。
妹當做寶分兄寶，
分兄寶對目迷迷。

——40首——

石榴開花嘴含櫻，
我個阿妹真有情。
日來睇着媽悶笑，

興 俗 第七十六期

冥來共兄來掠情。

——41首——

白菜開花白拋拋，

阿妹胸前兩粒瘤。

兄當伸手擲一下，

親像肉餅兼肉包。

——49首——

這些活把女子的髮，面，頸，手，……描寫得很畢異，讀之令人心快。至於刻畫綿綿溫柔之情景，更是維妙維肖，多麼動人

一頭擔雞一頭啼，

無好金雞早早啼，

無好金雞來害俺，

害俺兄妹拆分離。

——19首——

好夢不長，每每如此。

兄當煙筒桂竹根，

睇頭睇面睇兄身，

睇兄人才好做種，

唔是貪兄個銀錢。

——32首——

蛋歌

爲愛情而相愛，不是爲金錢而幽會，這才是可貴。第二首，亦頗與此相似。

一盤豬肉一盤春，
妹當送兄開大船。
妹當送兄快快到，
短命舵公追開船。

——22首——

一頭東風二頭西，
兄當行船妹唔知。
上高落下要仔細，
免得汝妹掛心懷。

——21首——

松柏斬落不翻生，
妹當送兄送回家。
妹當送兄快快到，
人情緣好唔敢留。

——37首——

這些送別，惜別，贈別的情歌，也是描寫得很動人。數量并不止此，不過我隨便拈舉幾首來作例耳。18首描寫別離後的那種憂思愁緒；45首描寫的不忍別離與幻想不知何日再能相會的愛衷，也是多麼令人體味的。

民俗 第七十六期

一張眠床一枝撐，
金山畢廣做被單。
新個老契甜過甜，
老個老契撞心肝。

——39首——

「新人不如舊」，自昔皆然，固不獨在蛋歌中的表現才如此也。

14首，勸人勿戀他人；20首，囑意勿輕聽別人的閒言以疏濶愛情；50首，苦勸情人勿過番和當差的各首，書寫入微，倒很令人愛讀。

42，44二首白描妓女的罪惡與人世間的現狀，更是二首勸俗詩，於世道人心不無多少裨益的。

其餘的，還有許許多多，因時間不夠，不一一贅及了。

偶然想到了「詩經」，似乎有許多與蛋歌同一情境的。

將仲子兮，
無踰我里，
無拆我杵。杞。
豈敢愛之，
畏我其父母。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

這與「蛋歌」中的第三首，倒很相似。又如，

自伯之東，

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

誰適爲容！

——國風，伯兮。——

彼狡童兮，

不與我言兮，

維予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鄭風，狡童。——

與「蛋歌」中的第5首，不也很相似麼？如果第五首是直述別離後之繫念的，則「頭勿修」與「首如飛蓬」，是相同。如果是寫情人之單方思念的，則「三頓勿食」與「使我不能餐兮」，又安見其異？

還有：

「雞已鳴矣，

朝已盈矣。」

「非雞則鳴，

俗 第七十六期

蒼蠅之聲。」

.....

.....

.....

.....

虫飛莫莫，

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惜。

——雞鳴——

與16首的情景，亦有點相似。所不同的，是「雞鳴」篇中的一對好人兒雖受金雞的叫擾，但爲男子尙在溫柔鄉中貪睡；而16首中的男女底好夢，却被金雞的啼叫趕散以至於生出怨望。——其他各篇，有無情景相仿的，因未翻着對讀，舉不出來了。

與客音情歌，有十多首很相似，因有所待，故不列舉在這裡。

與「台灣情歌」，「吳歌己集」，「閩歌甲集」，「廣州兒歌」，「開封歌謠」，「.....」等有無相似抑或有多少分量，因未翻書，着實不敢輕易決定。但如有人願幹這種比較研究的工作，我是倒屣歡迎的。

至如本書的紙張，印刷，裝訂，.....上，我都覺得無話可說。不過各首上下的編輯上，不論從內容的性質來編，從唱者的

蛋歌

性別來編，抑或從起句的母題來編，都有些不妥之處。換言之，就是還有待於再行改編之必要。這或許是靜君集稿時，隨得隨寫，付印時，目次一仍其舊，沒有把牠改編另抄吧？然而這是小小的缺點，仍不足以污損本書之價值的。

十八，六，廿一，慈母逝世後的四七。

本刊第七十七期目錄預告

迷信與傳說自序.....	容肇祖
廣州民間故事序.....	趙景深
粵劇例戲內容之排演.....	胡吉甫
關於風的種種.....	王成竹
泉州秦進士的逸事.....	王成竹
狗和貓的故事.....	王弗橋
繡荷包(山西河東民歌之一).....	朱揚善
河南修武縣謎語.....	袁俊傑
與張清水.....	羅香林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志讀書社，共和書局，受匡書社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景山書社，北平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埠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本刊啟事

神的專號(二)出版之後，承讀者諸君不棄，陸續尚有來稿。茲為滿足讀者諸君的要求，擬續出“神的專的(三)”。歡迎投稿。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八集第九十二，三期合刊目錄

- 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陳寅恪
- 陳東塾先生年譜稿.....江宗衍
- 詩經毛傳改字釋例.....陳鐘凡
- 春秋初年齊國首稱大國的原因.....楊筠如
- 關於編纂古器物和風俗物目錄的我見.....薛澄濤
- 陶隱堯批校本新五代史記(續).....夏廷斌